第54卷 第3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4, No. 3
2017年5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7

论唐人创作中的“冥搜”概念与“冥搜得境”的命题

查 正 贤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　要:“冥搜”是唐人描述诗歌构思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冥搜”而得诗“境”,是唐人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冥搜”指的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构思活动,它意味着诗人所要表现的事物并非在开始创作之前就已经固化确定下来,而是要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才得以成形。“冥搜得境”,是指诗人通过诗歌创作,精到地表现出他所要表现的事物或情感的特征。“冥搜”概念与“冥搜得境”这一命题准确地概括了诗歌创作的特征与价值,充分肯定了诗人的创作具有与造化争功的创造性,是对诗艺的极高称赞。同时,它也在其含义中保证了后来的诗人可以不断地创造新境,从而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 冥搜;境;唐诗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3-0042-10

在唐人关于诗歌构思活动的表述中,“冥搜”是一个很常见的用语,通见于四唐文人的诗文中。总体而言,研究界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有的时候往往会很自然地按唐人的用法来使用它。这种极为自然使用,当然是对这个词在描述诗歌构思活动上的效用的肯定,但也不免令其含义与价值失去了深入讨论的机会。此外,在讨论晚唐苦吟诗人的诗歌创作时,也常常直接使用唐人“冥搜物象”一类的说法。不过,专在讨论晚唐苦吟诗风时强调“冥搜”,依然窄化了它的含义和价值,与它在初唐以来就广泛使用的历史实情不尽相合。一方面,“冥搜”与苦吟并无直接关联,唐人也不只是在对一物一事的苦吟这一含义上说“冥搜物象”;另一方面,唐人已经广泛地用“境”来称举山水风物,因而往往有“冥搜胜境”一类的说法。与“物”或“物象”相比,“境”以其词义上的优势与表述诗歌杼思活动的“冥搜”有更好的配合效果,构成了一个比“冥搜物象”更加显豁地阐述诗歌创作活动特征的命题,并且承担了对诗人创作成就的称赞功能。本文尝试对此作一些初步的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

“冥搜”一词在唐代广为通行,它的出现则远在唐代之前。最早用例,当推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序》。在该序中,孙绰称天台山位于海隅,人迹罕至,除了茹芝绝粒者愿意宅于其中外,就只有那些“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愿意“遥想而存之”。李善把“冥搜”解释为“搜访幽冥”。①这个解释颠倒了“冥搜”一语的语序,视“冥”为“搜”的对象,释作“幽冥”。“幽”“冥”义近,所以这是一个同义相释的解释。同时,孙绰自己在这段文字之前已说到天台山“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李善也可能正好利用或概括了孙绰的这两句话。这个注并没有真正指出“幽冥”的所指。从孙《序》来说,它是指游览象天台山这样一个远隔人寰的山水奥区。同时,孙绰之所以对天台山“遥想而存之”,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看来,山水直接寄寓着玄理,搜访山水,就是体玄悟道,他在赋中就直接表达了游览后对玄理的领悟。所以,“搜访幽冥”也可以理解为搜访幽冥之玄理,而且,搜访冥奥幽迥的山水与探索幽微玄远的玄理,是同时发生的。尽管

收稿日期:2017-03-03

作者简介:查正贤,江西都昌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① 李善注:《文选》,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没有明指,把“冥搜”释作“搜访幽冥”,还是很合乎孙绰这篇序文的意思的。这是现今所能见到的“冥搜”的较早用例与对它的解释。

不过,李善的这个解释,还需作进一步的辨析。孙绰序文“远寄冥搜”一句中,“远寄”在后世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词语,则在孙绰之前更应如此,而经多方检索,基本可以确定,在现存文献中,“冥搜”首见于孙绰之序,在他之前有此用法的可能性应该相当小,这也可以由“远寄”的情形得到一点佐证。它们属于高度紧缩的谓词表达式,这种高度紧缩的表达是传统书面写作的典型做法。寻源求义,正需把这一紧缩式解放开来。李善把“冥搜”释作“搜访幽冥”,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但是,为疏通文义而解散原有的造语结构,往往会导致与原来的表达之间出现一定的落差。孙绰的原文,至少还可以理解为带修饰成分的偏正式的表达结构,而且这种理解甚至更加顺畅,更合乎此类文体的风格。所以,李善的解释宜视作对文意的疏解,而非对一个稳定下来的词的释义。

孙绰的文章中“远寄”与“冥搜”可能都非一个单一的词语,李善的疏解不能说错。但是,两者的情形又不完全相同。如上所说,“远寄”一直没有成为稳固的词语。“冥搜”则不然,唐人的广泛使用,说明在语言的发展中它最终成为词汇表中的正式一员了。在这个词里,“冥”不是“搜”的对象,而变成形容性的修饰成分,强调“搜”这一行为具有幽微深晦等特征。这一含义的形成自然不难理解。对山水与玄理的搜览,本身就是一种伴随着山水游赏而进行的深远幽微的思维活动,所搜求者既属幽微深奥之物,则这种搜求行为就直接具备同样的特点。这很容易使“冥”由“搜”之内容而转化为对“搜”的形容,从而以一个单一的词的形式为人们所用。李善之后,注《文选》的五臣中,李周翰以“幽求”注“冥搜”,①并未提供比“冥搜”本身更多的信息,但没有强调“冥”是“搜”的内容,显系视其为一个带修饰语的偏正式动词,这是合乎唐人使用的实际情形的。如宋之问《景龙四年春祠海》诗中“仙事与世隔,冥搜徒已屡”一句,②因已经先点出了“仙事”这一“搜”之对象,“冥搜”就无疑是一个单一的词。

很明显,这样一种深搜远访、穷其幽奥的行为,所可涉及的对象是相当广的。“冥搜”一词在唐代正是广泛用于各种需要穷索深思的对象之上。如白居易有“至道在冥搜”的说法;③德宗《赠张太空诏》中称张“依罔象以冥搜,挟鸿蒙而冲用”;④王起《振木铎赋》称行人振木铎“于以阐幽,于以冥搜”;⑤苏绛称贾岛“丰骨自清,冥搜至理”。⑥这都是专指搜访玄妙之理,而到了唐代,玄妙之理已不再限于玄学。又如王昌龄用“冥搜”来指对兵书搜读领悟之深,⑦王师乾也用它称赞僧人对佛藏的研读,⑧都能说明它不限于晋人最初用于玄理的范围。

当然,在唐人诗文中更为常见的,则还是把游赏山水胜地形容为“冥搜”。前文已举及宋之问的诗句。盛唐诗人也不乏这样的说法。如李白在称赞友人“有四方之志”、因而“周流宇宙”时,也自述在外漫游甚久:“白遐穷冥搜,亦已早矣,海草三绿,不归国门。”⑨“遐穷冥搜”造语本于孙序,意则明指漫游天下、寻幽访胜之事。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句,

---

① 明正德本五臣注《文选》卷六,第四页下。

② 《全唐诗》卷五一,第 621 页。

③ 白居易:《永崇里观居》,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2 页。

④ 《全唐文》卷五二,第 563 页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

⑤ 《全唐文》卷六四一,第 6472 页上。

⑥ 《贾司仓墓志铭》,《全唐文》卷七六四,第 7937 页下。

⑦ 王昌龄:《箜篌引》云“篚读兵书尽冥搜,为君掌上施权谋”。《全唐诗》卷一四一,第 1436 页。

⑧ 《王右军祠堂碑》:“石城寺僧道敬、金庭观道士道崇,研空两谛,核妙重元,入龙藏而冥搜。游凤京而赜秘。”《全唐文》卷三九七,第 4057 页上。当然,从根本上说,冥搜兵书与入龙藏而冥搜,搜讨的还是兵法奥秘与佛教义理,但从措词上说,它首先是指对兵书与佛经文本的阅读。

⑨ 《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李太白全集》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1270 页。

《河岳英灵集》作“我欲冥搜梦吴越”,①这个异文很能说明唐人对“冥搜”一词的喜爱程度及其常用含义。杜甫嘱咐友人参赞军务之余,勿忘搜览边塞风物以赋诗相寄:“论兵远壑静,亦可纵冥搜。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②这是为人所熟知的诗作。并且,杜甫也不止一次用此词,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云“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这一句是说慈恩寺塔因其高耸之姿,便于登临的诗人纵览风物,引发诗情。中晚唐此词更为盛行,如李群玉描述士人雅集时“是时簪裾会,景物穷冥搜”等,③其例甚多,几乎成为描述观赏山水风物的标准用词。这足可说明,“冥搜”在唐代最主要的用法是指对风物名胜的观览。唐人诗文中也有不少仅使用“搜”的情形,它们都可以说是“冥搜”的简便说法。

“冥搜”风物这一说法,直观上看,就是指人们实际游览或发现一处风景,也即对人们游览行为或过程的描述。如陆庶叙述自己游烂柯山的过程说:

> 庶牧于是邦,迨兹五祀。政惟自守,人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宿,机类如洗。天地之万类,吾生之忧乐,将不芥于胸中矣。心境相得,不知吾之遇灵境欤,灵境之遇吾欤。④

“冥搜信宿”,完全是对游览行为的叙述。类似的例子是不难见到的,如李汭《高凉泉记》也提到类似的地方官员于为政之暇“冥搜”而得高凉泉胜境的情形。⑤

除了这种记游类的文章,诗歌中也往往如此。前举李、杜等人之诗,已可见出这一点。又如羊滔《游烂柯山》云“采薪穷冥搜,深路转清映”,⑥与陆庶所记为同地之游,措辞也一致。钱起《登玉山诸峰偶至悟真寺》一诗在叙述自己的游踪时说“稍入石门幽,始知灵境绝。冥搜未寸晷,仙径俄九折”,也是同样的意思。⑦ 在这类叙述中,山水风物与游览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及它自身的空间纵深使得“冥搜”一词的行动特征更为突出,人们也倾向于从描述游览行为的角度来理解这类记述。这也完全合乎人们对“冥搜”一词之含义的自然理解,“搜”意味着直接的身体动作,以及该动作在空间中的展开。

但是,通贯地看,仅从目及履及的实际游览行为这一含义上来理解诗人笔下的“冥搜”,还不足以尽其义。欧阳詹《题华十二判官汝州宅内亭序》云:

> 睹居处玩好,则才不才了然可知。如华斯亭,华岂常人与?规画既高,圬墁有洁,媚以花草,清以竹木。绮罽庵澹,琅玕森然。墙外人寰,入门云林,使人心以之闲,神以之远。华朝于斯,夕于斯,心不朗,神不王,其可得乎?则虚廓其灵,恬澹其性,由才不才矣,非逃名远世,方曰冥搜。贤哉华,未展襟怀,视于斯,则昭然在前矣。予既游,且尚诗以美之,众君子其以为然,亦宜相广。⑧

欧阳詹指出,并非只有逃名远世才能称得上“冥搜”,这首先说明,在唐代的语言中,“冥搜”最经常的用法是指“五岳寻仙不辞远”式的游历山水。同时,他这篇序的本意则是强调华氏偃仰于宅内的人工园林,也可以称为“冥搜”。宅内园林固然也需要去寻觅、去发现,但显然不足以与寻访那些远离人寰、雄深幽奥的山水相比,而欧阳詹强调这同样应当称之为“冥搜”,这说明“冥搜”山水不限于仅指实际的游履行动,或者说,它透露出人们在说“冥搜山水”时不是仅指这种游履行动。

欧阳詹强调,华氏宅内之亭以其高耸之势与竹木之胜,使游处其间的主人心闲神远。这是说

① 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第 55 页。《唐人选唐诗(十种)》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杜诗详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54 页。
③ 《洞庭驿楼雪夜燕集奉赠前湘州张员外》,《全唐诗》卷五六八,第 6578 页。
④ 陆庶:《烂柯山记》,《全唐文》卷六二二,第 6274 页上。《唐文拾遗》卷二七收此文,题作《烂柯山碑记》较《全唐文》所收为长,因与本文论旨无大妨,故录较短之版本。唯“机类”《唐文拾遗》作“机虑”,应是。
⑤ 《唐文拾遗》卷二六,第 10665 页上。
⑥ 《全唐诗》卷三一二,第 3519 页。
⑦ 《全唐诗》卷二三六,第 2619 页。
⑧ 《全唐诗》卷三四九,第 3907 页。

人工园林风物就能娱悦性情。他又指出,华氏能做到不必逃名远世,只需与人寰仅一墙之隔的林亭就可以虚廓其灵、恬澹其性,这是由其才情襟抱所致。这却是在说,风物是因人的性灵而有娱情悦性之效的。这种看似故意掉弄笔头的说法,其实正是准确说出了游赏山水的完整意义。事实上,人在远游遐览的时候,并非仅有在山水中杖履而行的身体动作,同时发生于其中的还有心想神驰的活动。山水风物正是在人的认识或欣赏等精神活动中,才真正具备了对于人的价值与意义,杖策寻访的行动只是这一精神活动的载体。所以,即使是宅内林亭这样边幅狭小、无须严驾远行的所在,同样可以、也应该是一种“冥搜”活动。这当然是不难明白的道理。不过,唐人诗文中大量的关于冥搜山水的文句,直观地看上去,极易理解为只是描述寻访山水的行动过程,在这一背景下,由唐人自己强调“非逃名远世方曰冥搜”,仍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提醒。

所以,山水游赏活动的基本性质内在地规定了“冥搜”山水的完整含义。“冥搜”一处山水,除了杖策远游一类的身体行动,还同时具有相当于宗炳所谓的“卧游”的意味,是一种目遇履践而神驰思飞的活动。甚至可以说,在它的含义里,面对山水默运神思,较步履于山水之中占有更根本的位置,它描述的就是对山水情状的感受活动。

其实,应当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述,“冥搜”这个词在其产生之时,就兼有指精神活动的一面。尤其是“冥搜至理”一类的说法,是以比喻的方法来描述对玄理的深味穷思活动,是把这种精神活动比喻成具体可感的身体动作。这说明在唐人这里,对“冥搜”用以描述精神活动是有共识的。只是由于山水风物有着清晰稳定的空间形式,人能够直接在其中展开各种具体的身体行动,在理解“冥搜山水”的说法时,就很容易停留于这一具体可感的外观层面,甚至更把它限定于指那些在空间上相隔很远、有一定体量的山水。

二

人对山水自然的观察、认识与欣赏由来已久,这一点固无待言。人在山水面前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活动,自然也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这也为学界所熟知。这里要讨论的是,从早期因崇拜、敬畏等带有神秘性质的反应所带来的祭拜行为开始,人以山水为行为对象的各种活动,就已经在语言中形成了相应的概念,或者说,都体现为相应的语言表达形式。这些概念既反映了人面对山水的不同方式,也意味着人对自己面对山水的活动有了不同的理解。“冥搜”以上述含义来描述人在山水面前的上述活动,是这些概念中的一种,因而也需对照这些概念来作进一步的理解。

在早期历史上,人对于山水所展开的活动中,对山水的崇拜祭祀活动,是严格受到礼乐制度约束的很庄重的行为,人们以“祭”“望”“祫”等词汇来称述这类活动。对除此以外的山水活动,则主要是以“游”来称述。从“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乃至于庄子名其篇为《逍遥游》等语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先秦的其他典籍中同样不乏此类用语,可以不多作列举。

作为一个单音节词,“游”这个音符如何与其词义发生关联,今天自是无从探究,因而也无法从词义的源头上考察它以何种理由用在描述人对于山水的活动上。从现存的早期文献看,“游”在使用中可以析出“出行”“观”“嬉戏”“不拘束”等义。其中,“不拘束”与前几义并非同一范畴,“出行”“观”以及“嬉戏”是对人的行为的称述,“不拘束”则是对行为作性质上的描述,它应该是从“游”所称述的行为的特征上提出来的对该行为的说明。人的“出行”与“观”并不总是“不拘束”的,因此,以“游”来描述人的某种行为,意味着它常指那种“不拘束”的行动,或者强调该行动的“不拘束”的性质。“嬉戏”义则自身就含有“不拘束”之义,可以说正是“不拘束”直接凝结在“出行”上的产物。与祭祀活动要严守礼仪相比,人在山川祭祀之外的山水活动,正具有不那么受拘束的特点,是以这类行为能够以含有“不拘束”之意的“游”来命名。

后世面对山水的活动日益丰富,“游”的含义中原已具有的“观”也往往同时独立用于描述山水活动,“赏”“鉴”等则大体继“游”“观”之后而应用于这一领域。这些词再两两组成一些双音词,如“游观”“游赏”“观赏”“赏鉴”等,到中古时

期,便形成了基本稳定的一组概念或词汇,承担着描述与思考人的这一类行为的功能。这个时期,正是人以山水为对象的活动进入新阶段的时期,相应的对这类活动的认识也大为发展,这些词汇的形成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游”仍是这些词汇的核心,人们对于自己与山水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与思考,正是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就在山水游览活动开始其历史性的繁荣的中古时期,人们以“游”为核心,发展出诸如“游目骋怀”及“神与物游”等重要命题。今世的论者多倾向于强调它不带所谓功利目的,并且把它往消融人与山水之间的角色分工的方向上解释,即认为“游”消融了人与山水之间的主、客体之分。总体而言,“游”的上述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为论者引申出的这个看法提供支持的。

作为描述人在山川祭祀活动之外对山水自然的活动时最常用的核心词汇,“游”以其含义上的特征形塑了人认识与思考自己的山水游览活动的基本面貌。无论是“神与物游”,还是消融主客体之分,用上述含义的“游”来称述人对山水的活动,都意味着,在这个描述中,山水先已以其形与神存在于人游赏之前,人对它的游赏,是一个以自然的方式和山水的形与神相遇的过程,人在山水面前是非主动、非进取的姿态。这是历史上出现得最早的对山水观览活动的描述,它在事实上就成为后人描述和理解这一活动的基本方式,或者说,这一活动就主要以这一面目示人。

“冥”与“搜”是两个在语言中已经有确定含义的词,由它们结合而成的“冥搜”一词,其含义可以由此而得到清晰的辨识。如前所述,孙绰始用“冥搜”时,是因于天台山地理遐远及蕴奇藏灵的特点。在这一语境下出现的“冥搜”,非常醒目地传达出人主动寻觅胜景的意味,因为“搜”本来是一个进取型的动词,相对于“游”而言,它的目及履及的行动特征非常清晰。同时,“搜”的意思,从轻的程度上说,意味着人虽然确信已有某物或可发现某物,但尚未充分知悉,有待人们把它寻觅出来;从重的方面来说,则是否有其物尚在未知之数,遑论其形质。在孙绰的描述下,天台山固然自古就雄踞海隅,但它的胜绝之处以及其所可昭示的玄理,却是暗晦未明的,只有有兴趣的人去寻访观览才可能认识到。这正是“搜”所指向的基本情境。词义为深、暗的“冥”,无论是作为对所搜之物的描述,还是作为“搜”这一行为的润饰,都进一步加强了对山水的寻访、观览需要着意、主动的意味,而且更加突出了所搜之物的前述特性,所搜之物最多只是令人知道它大体存在,真正的情状则尚不明了。

因而“冥搜”山水,意味着山水风物的情状并非自明与现成的,它需要人多方努力、甚至要颇费苦心地穷搜尽览,方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成形。回头去看前举唐人对冥搜山水胜景所作的较为具体的描述,可以看出来是隐然含有这一意味的。如李汭所称沈超冥搜而得的高凉泉胜境,在此前“人未之造”,这意味着这一处胜境此前未经人的观览,其幽胜之处何在,尚未在人的精神领域形成清晰的面目。陆庶所游之烂柯山,虽然是人所共知的名胜,但是对陆庶而言,流传的仙事或他人的描述,并不能直接代替自己的冥搜所得,所以他强调经过信宿的冥搜,“机类如洗”“心境相得”,烂柯山之胜致与自己的精神相得相契,是他此游之前尚未出现的。由此,冥搜山水风物,就不是预先在山水风物中备妥了所要搜览的全部目标,只待诗人去揭开外在的包裹而显露出来,也不意味着山水风物的佳胜之处早已备好,只需诗人去直接欣赏。

如此说来,则用“冥搜”来描述人在山水面前的活动,与“游”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冥搜”意味着山水风物要在人的搜览过程中才真正成形,这不但比“游”更强调人的主动作用,而且意味着人对山水情状有创造之功,这一点是“游”所不具备的。尤其是,“搜”虽然是一个明确地表示行为动作的词,实际则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把对山水情状的观览、特别是人面对山水时驰思凝想的活动比喻成举目可见的肢体行为,再饰以“冥”的深、暗之义,使得它其实并非只是对外在行为的描述,而是赋予幽暗状态的神思活动以可见的外观,使之易于理解和观察。“游”是最早用于描述人对山水的活动的词汇,它在事实上成了描述这一活动的标准概念,塑造了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冥搜”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在认识和思考自己这一活动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三

“冥搜”山水这一说法的盛行,自然以唐人对山水的爱好为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基础。与前代相比,唐人观览山水的群体更为壮大,活动也日益丰富多样,包括远较前代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内的名山大川所带来的体验,以及遍布都市与村野的园林中偃仰啸咏的感受。重要的是,这些以文人为主体的活动中,产生的是在各种山水形胜面前表现其情貌、发抒观赏者相应感受的创作兴致与热情,在这里,冥搜山水和以诗歌形式来表现山水,是同时进行的,或者说,冥搜山水往往要以相应的诗歌创作活动为其完成式。这和那种“无人不道看花回”的大众化的游赏活动很不一样,“游”系词语未必能充分囊括和承载。“游”系词语及其相关表达,因其久远的使用历史而显然变得过于日常化,它对发生在这一活动中的人与山水的相互关系的思考与表达,在达到“神与物游”之后,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人虽然也仍用“游”来称说对山水的观览,“游赏”在现存的唐诗中也并未缺席,但在这些地方,几乎找不到以“游”为概念平台对观览山水的活动作进一步的描述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一系词语无法对同时发生于游赏山水过程中的诗歌创作活动有所表达。

在唐人这里,山水的观赏与相应的诗歌创作可谓一体两面,他们需要同时描述山水观赏活动与诗歌创作行为,并且势所必然地要求对二者的描述高度一致。“冥搜”一词以前文所述的含义上的特征,正可以承担这一功能,唐人对《文选》的热心学习,则为它的通行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前文提到,从欧阳詹“非逃名远世,方曰冥搜”的话里,可以确认“冥搜山水”描述的是面对山水时凝思驰想的活动,从字面上说,这还是在描述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活动,而不是直接描述诗歌创作过程。不过,这实际上已经和在诗歌的形式下吟咏山水时的驰想构思活动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准确地说,“冥搜”与“游赏”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对观览山水这一活动的描述,后者基本上是(退化为)对所有观览活动的简单称呼,前者则是就诗歌表现活动而言的。

所以,唐代文人以“冥搜”来称述观览山水的活动,往往是指在诗文中,尤其是诗歌创作中表现山水风物的情状与自己的感受,是指以诗歌来“冥搜”。这个“冥搜”活动常有实际的观览活动为基础,但它不是这个观览的实际过程的简单重现,而是一个独立的诗歌写作过程。这在唐人自己的说法中是不难找到例证的。殷璠在评价张谓的诗歌创作时说:

> 谓《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对酒》,行在物情之外,但众人未曾说耳,亦何必历遐远、探古迹,然后始为冥搜。①

“何必历遐远、探古迹,然后始为冥搜”,与上举欧阳詹的话几乎如出一辙。但是,殷璠是在评论张谓的诗歌创作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所以,“历遐远、探古迹”这一“冥搜”活动,是指诗歌创作中对山水风物的运思、表现活动。

因此,像杜甫“论兵远壑静,亦可纵冥搜”的句子,须与下句“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一起来理解,“纵冥搜”乃是指驰骋诗思以状写边塞风物。尚颜《早春送人归岳阳》叮嘱被送者说“岳阳多异境,搜思勿令疏”,自然也应是说多作诗描绘岳阳风物。② 刘得仁《龙翔寺言怀》在描写景物后说“搜此成闲句,期逢作者论”,③更是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据此数例可以概知,即使诗歌中没有明确地提到作诗的词句,在说到“冥搜”时也不外乎是指诗歌的构思写作。象前举羊滔“采薪穷冥搜,溪路转清映”、钱起“冥搜未寸晷,仙径俄九折”这样的表述,如果觉得很难认可是在说诗歌创作中的“冥搜”,则宜理解为是把形容诗歌构

---

① 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第 65 页。“行在物情之外”,意思大体可解,但又不尽合语言习惯。据《湖中对酒》一诗在《全唐诗》卷一九七作《湖上对酒行》,或可将“行”属上读作诗题。殷璠的意思大体是说,张谓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意旨,超出平常的人情物理,[但又是这些情事所可能蕴含或可从中得出的],只是一般人未能道出。括号里的话,殷璠在行文时跳过去了。

② 《全唐诗》卷八四八,第 9601 页。

③ 《全唐诗》卷五四四,第 6274 页。

思的“冥搜”移用于对实际游踪的描述。

再进一步说,山水风物是人观览之物的大宗,也是最易理解的一类,诗人说到“冥搜”时,每每多指山水风物。但它实际上又不限于此,从殷璠评论张谓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到这一点。张谓的《代北州老翁答》写边州之民苦于军役之事;《湖中对酒》主旨是湖上劝酒释怀,对湖上风光着墨甚少,二诗都非山水题材,殷璠在“冥搜”的概念下称赞它们能道出众人所未曾道过之意,这说明,“冥搜”并不限于指以山水风物为表现内容的那一类诗歌的写作。这一点很容易被唐人诗文中说到“冥搜”时以针对山水风物而言居多的现象所遮蔽。又如顾云描述杜荀鹤的创作情形时说:

> 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悉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也。①

这里把“冥搜”所指为诗歌创作活动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同样,温庭筠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上盐铁侍郎启》中自述:

> 某……素励颛蒙,常耽比兴。未逢仁祖,谁知风月之情;因梦惠连,或得池塘之句。莫不冥搜刻骨,默想劳神。未嫌彭泽之车,不叹莱芜之甑。其或严霜坠叶,孤月离云,片席飘然,方思独往,空亭悄尔,不废闲吟。②

他在《上封尚书启》一文中再次使用了“冥搜刻骨,默想劳神”的说法,只是把它们换了一下语序。③ 于此可见,以“冥搜”来称诗歌创作之事是唐人明确认可的做法。王定保所记一则关于张籍的轶事,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④

张籍“冥搜”所得之句,说的是客中送客而引发乡思,也非山水风物。

总之,“冥搜”的字面意思是指对各种事物的穷力探索,除了用于玄理等对象身上之外,山水风物是其大宗,而“冥搜”山水除了指实际的游览山水之外,更主要是用于描述诗歌创作,指诗歌创作中围绕所欲表现的情事风物而展开的运思活动,也即指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来表现各种情事风物,这些情事风物正是在这次诗歌创作中成形或获得其存在。这是“冥搜”作为诗学概念的基本含义。

四

依据“冥搜”的这一含义,冥搜某物,就意味着该物是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真正成形。这一点,唐人凭着创作上的丰富经验,是有所认识的。高适在与诗友唱和时,有“连唱波澜动,冥搜物象开”之句。⑤ 物象在诗人的“冥搜”中敞开其面目,仅就把它理解成是描述实际的游览感受而言,也足以说明“冥搜”山水的真正内涵。而如前面所述,这种类型的措辞里,很难说“冥搜”之句是纯粹独立于“连唱”一句之外,只涉及实际的观览行为。诗人在这里是称赞同僚的诗作揭开了物象的面目,以其赞赏的口吻而言,这一面目自然是物象在此前所未呈现的新的情状。物象呈现出新的情状,就是它在这次创作中成形。

所以,说物象在诗人的冥搜中成形,并不是说此前无此物象存在,而是说,除了纯物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形态之外,物象是在人以相关的概念为平台所展开的相应活动中获得其存在的,例如赋予名称,以形状、空间概念描述其形质,以人的感受概念在它与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等。在这些活动中,大体上只有物的名称是几乎不变的,其他各方面则都无法限以一定之规,而是在人的每一次认识活动中随宜成形。当然,不同的活动中这种随宜成形的情形也不完全类似,在诗歌创作中,诗人

① 顾云:《唐风集序》,《全唐文》卷八一五,第 8585 页下。
② 《全唐文》卷七八六,第 8228 页上。
③ 《全唐文》卷七八六,第 8228 页下。
④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矛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48 页。
⑤ 高适:《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得雷字》,《全唐诗》卷二一四,第 2240 页。

面对物象时的意识活动较一般的认知性的活动要活跃得多,所以,诗人笔下的山水物色远较一般的观察所得要更丰富多姿。这实际上是说,诗人在创作中调用了更为丰富的感受方式,使山水风物在更多类别的概念所搭成的平台上成形,成为对人而言有意义的存在。

唐人更常用“境”来称举山水风景,因而常可看到他们用“冥搜”与“境”相配合来描述诗人的创作。前文已举到一些例子,又如齐己《题中上人院》称中上人:“高房占境幽,讲退即冥搜。欠鹤同支遁,多诗似惠休。”①“境”是唐代诗学中的重要概念,它从对一处山水胜景的称举用语的自然借用而来,以自然形胜内山水风物间的空间层次关系作类比,强调诗歌对所表现之物要表现出其整体的“次序”,并且也正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创造出这个“次序”来的。② 这个诗学概念上的“境”,正与“冥搜”在概念上的特征相吻合。齐己的诗中,僧房所占之境,首先是自然地理形胜之意,但如前所述,“冥搜”“幽境”,实质是指以诗表现出一处幽境,“多诗”一句,正是对“讲退即冥搜”的落实。再如陆龟蒙在《补沈恭子诗》中,称赞清远道士“异才偶绝境,佳藻穷冥搜”;③李骘《读惠山若冰师集因题故院三首》其二称赞若冰“高怀逢异境,佳句想吟频”,其三续称其“景物搜求歇,山云放纵飞”。④ 这些诗句称赞诗人有高怀、异才与佳藻,令人无法把他对“绝境”“异境”的“冥搜”理解为仅仅是对现成之物的原样摹写,而应该是称赞他们能在其诗作中创造出这些“绝境”来。一处幽境,正如一个物象,是在诗歌创作中成形的。它不是被动地等待诗人去“冥搜”的现成物,而是“冥搜”所得的产物。这是“冥搜”概念的涵义所决定的一种对于诗歌创作的认识,本文把它概括为“冥搜得境”,以突出“境”是由“冥搜”所得这一点。

“冥搜物象开”与“冥搜得境”都强调各自所表现之对象是在创作中成形的,但对所表现之对象视为“物”或“境”,却有不同的认识效果。从概念自身的性质上说,“物象”是对林林总总的具体事物作性质上的抽象的结果;“境”则首先是从空间关系的角度概举一定范围内的事物群落的概念。它们都用来与“冥搜”相搭配描述诗歌创作活动,但二者在体现“冥搜”这一概念的含义特征上,却有不同的效果。冥搜“物象”,直观上主要给人以雕琢单一事物的印象,在一般的观念里,单一事物的形态情状较为单纯明了,若诗人仍对之穷索深思,就不免有过于雕琢的嫌疑。“境”的概念则使得诗人对它的冥搜显得更为必要和合理,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冥搜”一词自身的苦思意味。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在现存的唐人使用“冥搜”的叙述中,是以“境”或具体的山水风物为主要的配合对象,“物象”这一抽象概念的使用并不突出。也就是说,“冥搜得境”是最能适应唐人“冥搜”观念特征的命题形式。为此,唐人甚至也有把单一事物视为“境”来表现的例子,如刘禹锡曾将松树高耸之姿称作“境”等。⑤

“境”是在诗人的冥搜中成形或拥有其“次序”的,这意味着诗人的一次冥搜,并没有穷尽其“次序”的全部可能,这与通过物理学方式得到确定不变的存在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冥搜”得“境”的思想在观念上保证了诗人在面对前人的(优秀)创作时,不致要放弃新的使之重新成形的努力,而是依然葆有创作上的自信与动力。唐人虽未曾以这种条理化的语言表达过这一点,但他们以诗人的本能在具体实践着这一认识,同类题材的创作是最典型的例子。薛能《折杨柳十首序》说:

> 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

---

① 《全唐诗》卷八三八,第 9451 页。他也称赞虚中之诗“境幽搜亦玄”。《谢虚中上人寄示题天策阁诗》,《全唐诗》卷八四〇,第 9477 页。

② 参看拙文《论“境”作为诗学概念的含义——从该词的梵汉翻译问题入手》,《文艺研究》2015 年第 5 期。

③ 《补沈恭子诗》,《全唐诗》卷六一七,第 7115 页。

④ 《全唐诗》卷六〇七,第 7007 页。

⑤ 《和兵部郑侍郎省中四松诗十韵》中说:“息阴常仰望,玩境几徘徊。”《刘禹锡集》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533 页。

> 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弗伐,知音其舍诸。①

薛能自述“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这与前举张籍的轶事如出一辙。这里所体现出来的,与其说是单纯的求胜于他人的欲望,不如说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性质:万物以其搜之不尽的丰富情态,保证了即使才人辈出,后人也都有其用武之地,关键只在于他自己是否有为其开出新面目的意志和相应的才华。当然,对此本可以卑之无甚高论,因为诗歌史上,同题而佳作迭出的情形,并非始于唐代,这原是无须费力、一览可知的现象。但薛、张二人的事例,还是足以说明,唐人对这一现象的体认,较前代诗人要更加深切具体,因而也表现出更为主动明确的搜难抉新的意识;而且,其意义并不止于同题创作的范围之内,而是涵盖诗歌创作的所有领域,同题创作不过是其中最醒目的情形而已。大体可以说,这种意识,或者说这种凝结在“冥搜”概念或“冥搜得境”这一命题中的信念,是唐人诗艺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更在中晚唐促成了明显的苦吟之风,但不宜说“冥搜”只属于中晚唐的苦吟派诗人。

“冥搜”概念是这种意识的产物,也是这一意识及其实践行为的清晰表达,并且在它的概念内涵中就暗含着这样一种意味:一个穷力冥搜的诗人能写出轶出常人、与造化争衡的佳句,表现出事物最精华的一面。因此,描述诗人“冥搜”得“境”,就是对诗人创作的称赞。如齐己称许楚峦上人的创作时说:“玉垒峨嵋秀,岷江锦水清。古人搜不尽,吾子得何精。”②应当指出,诗人所得之“精”,同样不能理解为是这一处“境”的终极性的面目,而只能说,这位诗人创造了该处“境”到他为止最为精彩的面貌。唐人的这类称赞,在用语上相当丰富,但基本性质则是一致的。如陆龟蒙在《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一诗的序中,称赞张祜之诗“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③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中称赞裴度作诗“灵襟一搜索,胜概无遁遗”,④都和齐己对楚峦上人的称赞类似。又如,储藏言称赞窦巩之诗“遇境必言诗,言之必破的。佳句不泯,传于人间”,⑤尚能《中秋旅怀》自称“冥搜清绝句,恰似有神功”,⑥“破的”“有神功”等,都是唐人称赞诗人艺事之高的常用语。这些用语所传达出来的赞许,都是相当高的,但这都不意味着这些诗人所冥搜到的“佳境”“胜概”之佳胜处就已穷尽与固定下来。

可以说,唐人对时人诗艺的称赞,除了从创作精神、主体人格等方向着眼以外,“冥搜”而得“境”这一形式当属最为突出的一类。这是从诗歌创作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表现出一个对象的角度入手的。它以“冥搜”为描述创作活动的概念,以“境”为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对象的总名,由它们组成“冥搜得境”的命题,这一命题以描述诗人的创作活动这一语言外观而实现对诗人创作的称赞。这个称赞是相当高的,但它在对一个诗人发出称赞之声的同时,又向更多的诗人敞开了新的创作的可能性。

结 语

关于诗文写作的运思情形,唐代以前已经有过不少思考,这是人所熟知的事情。其中如《文赋》作了详细的形容,《文心雕龙》也有相当周到的论析,尤其是使用了“神思”这样凝练的说法。可以说,对于唐人而言,并非没有可以使用的现成概念来讨论或称呼诗歌创作的运思活动,他们也并未认为陆、刘等人对构思活动的认识有何不当或过时之处。在这一背景之下,唐人仍然提出并广泛使用“冥搜”概念以及“冥搜得境”的命题,这反映出它在揭示诗歌创作活动的特征与价值上有

---

① 《全唐诗》卷五六一,第 6518 页。
② 《酬西川楚峦上人卷》,《全唐诗》卷八三九,第 9469 页。
③ 《全唐诗》卷六二六,第 7194 页。
④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九,第 2033 页。
⑤ 储藏言:《窦巩传》,《全唐文》卷七六一,第 7911 页上。
⑥ 《全唐诗》卷八五〇,第 9626 页。

着此前的概念、命题所不具备的重要作用。

唐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诗歌构思活动的看法,但除了前举欧阳詹与殷璠的反问式说法之外,直接对应于“冥搜”的解说并不多。不过,是否有直接的解说并非关键,因为“冥搜”作为一个词,其词源与词义都很清楚,它的特点正在于以含义清晰的词汇承载了唐人关于诗歌创作活动的思考,这使得它虽然未能如陆机那样详细描述构思活动,但又明显比“神思”这个抽象用语有更为明晰的含义。“神思”之“神”实际上首先是指人之思维官能,由此而含有文之构思有神奇之特点的意思。它确实能概括诗思活动的特性,但说文思活动很神奇,这是一个定性的说法,而非具体描述,因此由它所定性的文思活动究竟如何展开,这个词本身是体现不出来的。“冥搜”则是一个含义清晰的语词,具体切实地描述了诗思活动。

“冥搜”的广泛使用以及“冥搜得境”命题的提出,是唐人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结果,是唐人思考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成果。这一成果也为唐代以后降的诗人所充分认可。如厉鹗就因对自己先后所作二百首《游仙诗》“自愧凡俗,于仙境犹有未尽”,“因刻意冥搜,誓脱故常,复成百咏”。①厉鹗的用语与用意,都与唐人无异。事实上,他“自愧凡俗”的那二百首,本来就是在前人已作大量《游仙诗》的前提下刻意求新的作品,这已经是“古人搜不尽,吾子得其精”的结果,是对仙境的进一步开拓,但他仍觉得“犹有未尽”之处,这正清晰地体现了“冥搜得境”的上述含义,而厉鹗再度“刻意冥搜,复成百咏”,则是超越了自己旧日所得之“精”,可谓前无古人之举。厉鹗的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正生动地反映出“冥搜”与“冥搜得境”的确深刻地揭示了诗歌创作活动的重要特征。还可以补充的是,中国古代其他艺术领域里也很自然地采用了这一观念,如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这进一步说明了“冥搜”与“冥搜得境”的理论价值。

On the Concept of “Seeking Deeply in Mind” and the Proposition of “Gaining a Poetic Imagery by Seeking Deeply in Mind” in the Writings of Tang Poets

Zha Zhengx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Seeking deeply in mind” wa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proposed by Tang poets to describe how to construct a poem. “Gaining a poetic imagery by seeking deeply in mind” wa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made by Tang poets about poetic writing. “Seeking deeply in mind” refers to a poet's act of constructing a poem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It means that what a poet intended to express was not fixed or solidified before he started actual writing, but gradually took shape in the course of poetic writing. “Gaining a poetic imagery by seeking deeply in mind” refer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ings or emotions a poet wanted to denote through poetic expression. The concept of “seeking deeply in mind” and the proposition of “gaining a poetic imagery by seeking deeply in mind” precisely summed 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poetic writing, and fully affirmed a poet's creativity in his poetic writing, which spoke highly of poetic art. Meanwhile, this concept ensured that though a past poet may have done very well, his successor could still continue to create a new status of things or emotions. It is this concept that encourages a poet to devote himself to poetic writing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 poetic art.

Key words: seeking deeply in mind, imagery, Tang poem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再续游仙百首序》,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64 页。